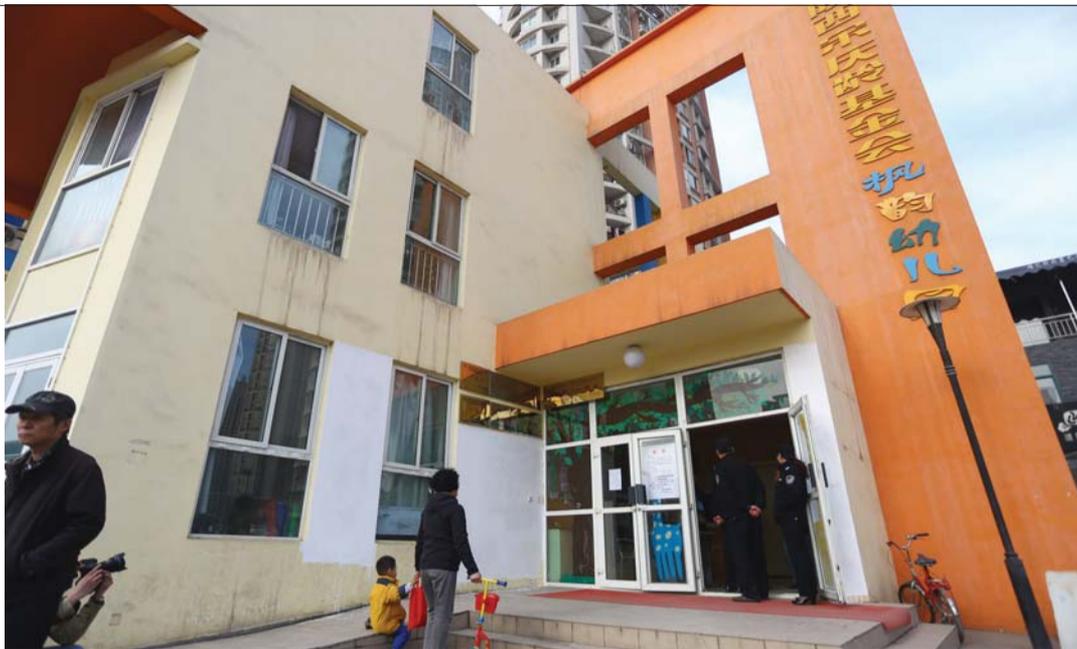


国内



“药儿园”事件从西安枫韵幼儿园开始爆发。CFP供图

昨日,教育部与卫计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地4月10日前拉网式排查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行为。

西安市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如今已重新开园,但“给幼儿喂食病毒灵”的阴影远未散去,很多家长还在继续为孩子求医,诊断出心肌酶偏高和肾积水的孩子家长则在为维权作准备。

西安“药儿园”风波未了,吉林和湖北又有两所民办幼儿园被发现给幼儿喂食“病毒灵”。“药儿园”到底如何“炼成”?

利益如何链接,监管因何“掉链” 追问“药儿园”

3月16日上午,受政府所雇的一辆工程车开到枫韵幼儿园门口,铲掉了高墙上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枫韵幼儿园”。

枫韵幼儿园所在的枫韵蓝湾小区,是西安市最早且最大的经适房小区之一。在这样的小区安插一所私立幼儿园,又能挂上“宋庆龄基金会”的牌匾,在小区居民眼中“厉害”的法人代表,就是现年48岁的孙雪红。

在被政府接管幼儿园之前,她和枫韵幼儿园园长赵宝英、保健员黄林侠因涉嫌非法行医而被刑拘。在枫韵幼儿园数公里外,另一经适房小区鸿基新城的幼儿园,也是孙雪红开的,同样挂靠宋基金会。她在该幼儿园的两名雇员随后也被刑拘。

在过去的6年里,这些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给数千名幼儿喂食了至少数万枚“病毒灵”。直到3月上旬,喂药这项日常流程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

“喂药”利益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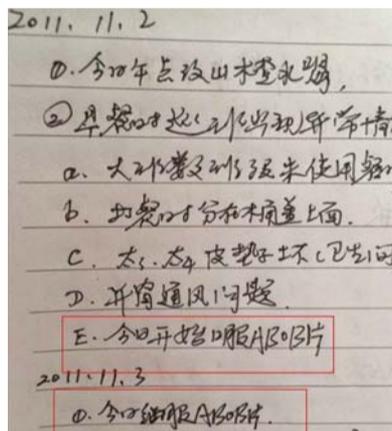
西安警方称,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10月,枫韵与鸿基新城两家幼儿园冒用其他医疗机构的名称,从四家医疗批发零售企业先后分10次购进了盐酸吗啡片(病毒灵)54600片,给幼儿服用。

这种一片只有1分多钱的白色药片,曾被违法用于畜牧业预防药物。在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家长们的描述中,它的副作用非常明显:孩子们普遍盗汗、肚子疼、腿疼、便秘、黑眼圈、食欲不振,有的男孩小便困难,有的女孩下体出现分泌物。更让人担忧的是,多名孩子被检查出了心肌酶偏高、肾积水或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等病症。

据警方调查,两家幼儿园喂药都是为了保证幼儿的出勤率以增加收入。《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保教费、住宿费缴费额的50%退还;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教费、住宿费。”

在操作中,“法定工作日数一半”被定为10天。枫韵幼儿园多位家长证实,孩子在幼儿园里扎堆,确实更易患感冒腹泻等小病。感冒至少得歇一周以上,部分家长就会顺便多请一两天假,当月1100元左右的学费就省了下来。一并节省的,还有每天15元的餐费。

营收压力被传递给了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她们的工资直接与孩子们的出勤率挂钩。鸿基新城幼儿园一位教师告诉家长,她一开始也反对同事喂孩子们“病毒灵”,但很快便在压力下同化。为了更方便喂食,药片被研磨搅拌进



枫韵幼儿园工作日志中的喂药记录。

开水中,让小班的孩子们喝下去。大一点的孩子,老师则会监督吞下去。不老实服药的孩子会被罚站。

后遗症疑惑

和西安上述两所幼儿园一样,随后被曝光的吉林芳林幼儿园和湖北宜昌馨港幼儿园都是民办幼儿园。相同的出勤率考评,相同的“病毒灵”,相同的症状。

西安市宣传部门的通稿称,枫韵和鸿基新城两所幼儿园自述给幼儿服药的规律是每年春秋两季换季时,小班的孩子每次半片,或一片,每天一次,连服两天,大班每次一片,连服三天。

几乎没有家长相信这种说法。枫韵幼儿园多位家长表示,有老师承认孩子每个月都在服用“病毒灵”,区别在于每个月服用的周数,春秋两季换季时每周都吃。

枫韵幼儿园家长们获取的“病毒灵”进购记录、领用表和幼儿园工作记录显示,幼儿园进药和喂药的月份至少涵盖2月、3月、4月、5月、9月、10月和11月这7个需要上学的月份,而不仅是官方所称的“春秋两季换季时”。

枫韵幼儿园一份领用登记表显示,从2013年3月4日到5月20日,该园各个班级分8次领用“病毒灵”。

对此疑问,西安市官方至今没有答复。家长还质疑,官方组织的专家依据所谓文献和资料,否认了孩子们的共性症状及后遗症可能。而该药没有也不会幼儿在儿身上做试药,对幼儿的副作用理应承担,因此应该成立基金会,以确保任何一起后遗症都能得到免费诊治。

3月15日,西安市政府新闻办通报,目前共有664名幼儿进行了体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肾功、血糖、心肌酶谱、腹部B超,从已出结果的393名幼

儿看,体检正常者328人。

65名体检“不正常”幼儿的症状及程度,官方并没有公布。

体检报告打架

3月16日下午,在鸿基新城幼儿园外,家长李先生跟一位专家发生争执。前一天,他驱车送3岁的儿子到河南省郑州市儿童医院体检,发现肌酸肌酶同工酶高达40个指数,而标准上限为24。“郑州的专家给我开了药,说让我长期观察,政府雇的这个专家却说不用治,我质问他姓名,他不说。”

李先生之所以费力去郑州,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官方指定体检。还有家长带孩子前往渭南、延安甚至北京、上海等地,而更多的家长则通过“找熟人”等方式,在西安市官方指定名单之外的医院给孩子检查。结果两相对照,更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鸿基新城家长朱忠信就持有儿子两份超声诊断报告单:第一份做于3月14日,渭南市中心医院的报告称,5岁的轩轩“左肾积水(严重)、左侧输尿管扩张,下端狭窄,建议进一步检查”。第二份3月15日西京医院的报告则显示,左肾积水为“轻度”。

同样在鸿基新城,一名5岁的男童3月13日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检查出“双肾积水”,过了一天,他在指定的西安市儿童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肝、胆、脾、胰、双肾未见明显异常”。

除了不同医院检查结果的出入,检查项目也出现令人费解之处。枫韵幼儿园一名5岁的幼女,3月13日在西安高新医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都做了超声诊断报告,前者检查项目为“浅表”,结果为“腹腔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后者检查项目为“腹部”,结果没有涉及肠道,称“肝、胆、脾、胰、双肾未见明显异常”。

一位家长质疑,两所幼儿园成了“药儿园”,政府的监管难辞其咎,然而目前政府成了调查处理的一方,还承担着维稳的职责,“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药检盲区

无论是西安、吉林,还是最新被曝光的宜昌涉嫌幼儿园,都是家长主动发现的异常。政府多部门的监管似乎只停留在纸面。

3月17日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等就事件通报,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或越权组织幼儿及中小学生群体服药。“按国家要求,处方药必须层层留底,药店卖出去得留处方,医药公司批出去得留对方的经营资质。”湖南长沙一位医药批发商告诉记者,药店还相对严格,批发商这一层则很松散。

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此案正在调查,但药检范围无法涵盖幼儿园、中小学等教学机构,存在漏洞。

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对教学机构定期检查,但检查范围只限于食品。此《办法》赋予县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对辖区内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业务指导之责任,在此案中也没有尽到。

该《办法》同时规定,托幼机构应当聘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保健人员。卫生保健人员中的医师应当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护士应当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而在枫韵幼儿园内,只能提供一张广州某医学高校自考大专学历印件的黄林侠,却成为“黄医生”,不但负责配发“病毒灵”、板蓝根及红霉素等药物,还被指曾给孩子们注射疫苗。

“慈善外衣”价值

3月17日,陕西宋庆龄基金会宣布解除与西安市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的挂靠关系,并承认监管不到位。此前,该基金会否认了孙雪红为其理事的自我宣传。

据记者调查,除了官方公布的三所幼儿园外,孙雪红在西安市至少还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其名为“西安博爱实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9日注册,注册资金1008万元,经营范围初为重金属交易,在两年后又变更为建材和建筑行业。

该公司注册地址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国四巷28号院内。这里是陕西省委招待所的家属院,20多年的多层楼房,颇为残旧。按院内居民和物管人员说法,这里并没有什么公司。

幼儿园生意方面,以两所涉案幼儿园1454名学生计算,孙雪红一个月的毛收入就超过200万元。“这显然是肥差。”当地一位媒体人士称,大型社区尤其经适房小区内的幼儿园,一直是行业争抢的对象。

而且涉案的两所幼儿园在入驻小区时,都没有经过公开的招投标手续。枫韵蓝湾小区的物业负责人称,2007年,早在该物业进驻之前,孙雪红就拿下了作为小区配套设施的幼儿园。

鸿基新城小区的家长们则投诉,2011年小区入住时,配套的鸿基新城幼儿园尚未办理合法手续就开始招生。其何时拿到办学手续至今还是个疑问。

孙雪红到底如何与陕西宋庆龄基金会牵线,将这两所私立幼儿园变身为后者的下属机构?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否认与孙雪红有利益关系,称只是挂靠。不过,其内部一位工作人员称,在挂靠3年之后,每所幼儿园每年要给宋基金会交3万元的挂靠费。

幼儿园的“慈善外衣”无疑是吸引家长的利器。也有家长质疑,孙雪红的幼儿园成为慈善机构的下属单位之后,可以享受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其回报似乎不单单是挂靠费。

3月17日是政府工作组定下的恢复开园日期,尽管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绝大部分家长仍拒绝带孩子上学。在枫韵幼儿园,家长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包括对患病孩子免费治疗,加强幼儿园内的视频监控,将来让孩子们在附近几所小学集中入学以便观察健康情况等。

至今,仍有谜团待解,交涉仍在持续。南都供稿